

政治與靈性

- 誰強暴了上帝？
- 貧者愈能、富者愈顧 —— 靈性在與貧窮人同行
- 聖靈工作與社區營造
- 靈性在於說、聽與重說故事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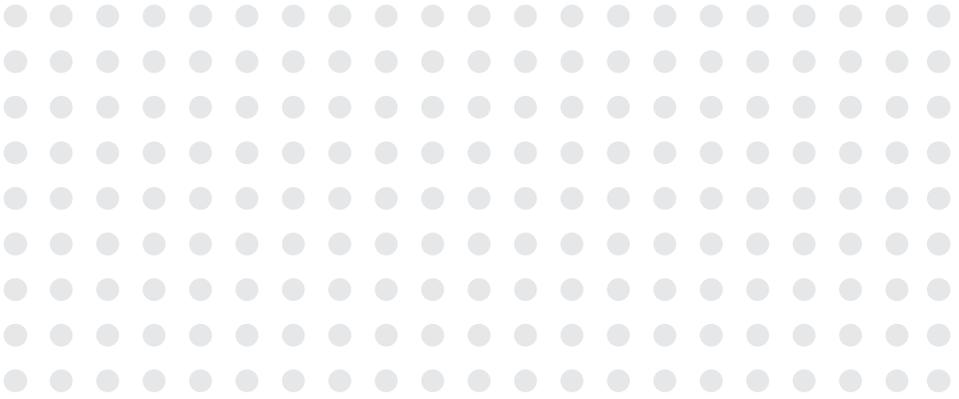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1 2 年 1 2 月

127



**思 | 127期 | 2012.12 | 目錄**

編者言 · 2

主題探索：

- 誰強暴了上帝？ | 王美鳳 · 5
- 貧者愈能、富者愈顧 —— 靈性在與貧窮人同行 | 林國璋 · 9
- 聖靈工作與社區營造 | 張大衛 · 15
- 靈性在於說、聽與重說故事 | 龔立人 · 19

兩岸四地：話淒涼、數主恩 —— 雲南第一個女同組織「同話舍」 | 瀟恆 · 24

介書書評：《傳説我城103》 | 戴秀慧 · 28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 and 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五期本地港幣二十五元／海外港幣四十五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劉子書、梁恩榮、文希甄、鄧寶山、馬慧儀、龔立人、莫慶聯、尹凱榮

■ 督印人：范立軒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27 December 2012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編者言

思

政治與靈性

2012年9月開始，學會啟動了邁向25週年生日的倒數時漏，即是說，2013年9月，學會便滿25周歲，我們準備要慶祝一番，籌備有意義的禮物，送給與我們走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教會、社群和支持者。學會一直以來的承擔是以整合社會現況和不同倡議的經驗，協助基督徒實踐和反省信仰，並發展適切香港實況的神學思想；97年前後，學會出版了一系列對政治反思和具前瞻性的書籍，乘著25週年紀念，我們正密鑼緊鼓籌備另一次同類的文字出版以回饋社會。

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思》全面改版，是第一炮。十分感激共事多年的舊同事莫永雄，一次偶然的機會請他為《思》的封面畫一幅插圖，之後他主動提出義務為《思》改一下版面設計，以更配合《思》一貫以來信息緊貼時代的形象。希望廣大的讀者會喜歡這裡外全新的形象，任何意見，請不吝賜教。

今期的主題是「政治與靈性」，文章環繞基督宗教的信仰如何牽引信徒參與社會事件，社會行動又如何啟示信仰對信徒踐行公義的要求。今天仍有不少教會和信徒抱持政治潔癖，說聖經教導要順服掌權者，但是面對當下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的政策和管治，信徒如何能漠視耶穌基督身體力行的教誨，如何能單單只好憐憫而不顧公義？踐行公義，也不能只有祈禱祝福而沒有進入人群當中與受欺壓者同行。在基督信仰群體中，幸有愈來愈多牧者願意面向社會，以具體行動批判和譴責社會和教會的不公義。基督教善樂堂的林國璋牧師，為露宿者向政府爭取應有的權利，保護他們生為人的尊嚴；定時帶領弟兄姊妹「落區」送暖，這是進入人群與受欺壓者同行的例子。基督路小教會的張大衛傳道，走上街頭舉行崇拜，宣告靈性才是社區的核心價值，不應被任何霸權侵佔。最近一次在灣仔和昌大押進行的街頭崇拜，正是因為該處經保育活化後成為私人圖利的高級餐廳，公眾被剝奪了使用權，張傳道與弟兄姊妹以崇拜重申保育社區的重要性，不能容許踐踏環境、踐踏文化、踐踏社區關係。九龍佑寧堂王美鳳牧師就近期發生的教內性暴力化名「K小姐」事件，在一個論壇上譴責強暴者與包庇強暴者的牧者信徒其實是強暴了上主！這個控訴擲地有聲，當有人勸說要包容和寬恕犯事者，王牧師拒絕向不公義妥協，拒絕「河蟹」！

感謝三位牧者以文字分享她/他們如何實踐在信仰中的領受，而專題裡的最後一篇文



章是龔立人博士以「說故事」來闡釋故事的力量如何將人從工具理性和時間中釋放出來，繼而有能力形成社群，改變社會。編者十分認同龔博士的分析，作為一個喜歡聽故事的人，就是如此這般地被周遭的生命所感動，靈性被滋潤。

今期有新書介紹，《傳說我城103》，徵集了香港本土該是103個故事，以這城市的人和事跟這片地土的點點滴滴作為支架，讓讀者在被撩動的想像和回憶中享受時而苦澀時而甘甜的快感。這書的出現要多得四圍講故事的雄仔叔叔，編者有幸有一兒時片段收錄其中，說的是在「愛國學校」生活的鱗爪。一本有心有情的字書，搜購之前不妨先讀本書總編輯戴秀慧寫的書介。

最後的文章是瀟恆姊妹從昆明的來鴻，她6月來港參加了同志的交流討論活動，回去後執筆與學會的讀者分享國內「同運」路上的顛簸。感激瀟恆姊妹摯誠的分享，開我們的視野，你並不孤單，我們以禱告與你同行。

記念眾生的救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即將進入至高潮，謹祝大家聖誕快樂。剛過去的崇拜中一位姊妹提醒我們，基督選擇在最卑微的環境中出生，示意祂的平安和拯救要臨在最無權勢的弱小中間，願普天同慶的日子，所有孤苦無助的得著最大的平安和喜樂。

下期預告：**家庭與家庭價值**

思

政治與靈性



誰強暴了上帝？¹

王美鳳牧師
九龍佑寧堂

當我們相信身體是聖靈的殿，當我們看見有人使用性暴力，上主不也是在被強暴嗎？！這些人不單強暴了他們的姊妹，更強姦了上主的話語！他/他們利用聖經來合理化自己的暴行，令受害者的傷害和迫害變得禍不單行！

K小姐事件曝光後，我感到很沉痛，隨之而來的相關的回應也令我很憤怒，一個深切的反省是：我們（教會）要悔改。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2009年舉辦了教會使命諮詢會議，當中的「姊妹論壇」之後出了一份《三八行動綱領》，其中提及教會要關心婦女在社會和教會受到的壓迫，其中一個具體的建議是教會要制定內部機制，公平公正地處理女性在教會內遭遇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暴力情況。這本小冊子已出版兩年了，到今天K小姐勇敢地將她的個人經驗和教會不當的處理手法曝光，我作為《三八行動綱領》其中一個倡議者，叫我反思這兩年到底我們在作什麼？又作成了什麼？我們兩年來都沒有對《三八行動綱領》所提及有關性暴力與保障機制，有任何具體的跟進，這實在叫我自責不已！

基於K小姐的分享，及接踵而至的、周遭群起的質疑和攻擊，我認為我們需要有一種立場、有一種反應，以作為對受害人的支持和憐恤。

強暴與權威

教會必需有具體的跟進行動，無論是機制或政策。大前提是我們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風雨蘭機構總幹事王秀容女士指出今年年初至今風雨蘭共收到12宗來自教會的求助個案，當中包括由牧者轉介的輔導會友童年的性暴力創傷、會友之間的性強暴個案、以及教牧性強暴信徒個案。不過很明顯這只是冰山一角的數字，有更多涉事者，無論是肇事者和受害者，都選擇隱藏「瘡疤」。為什麼選擇隱藏？肇事者選擇隱藏惡行，是要逃避刑責；但受害人的理由呢？相信我們要追究社會和教會的強暴文化。剛才行為藝術家梁惠敏小姐的行為藝術表演稱為「愚人聖經」²，她蒙著眼睛，以手上的魚不斷撞向另一隻手上的聖經，大家會否感覺很不舒服？甚至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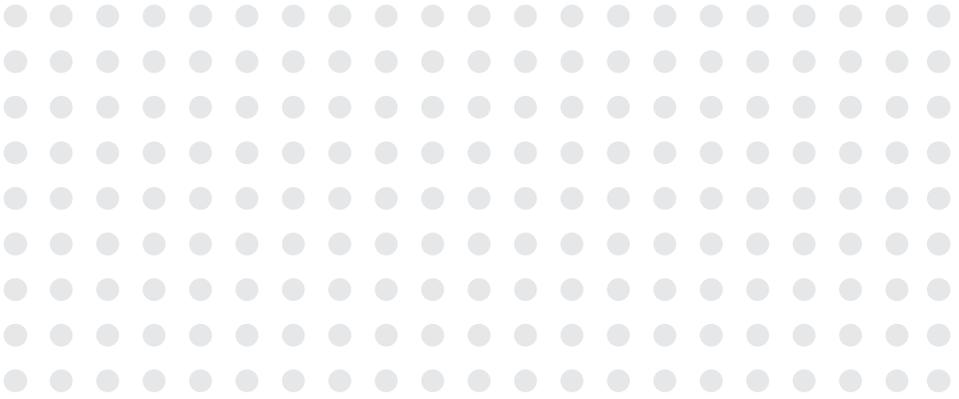
有褻瀆聖經之嫌？！那條魚象徵了什麼？這個行動又象徵了什麼？將它放在K小姐的個案中，我看見的，不單是上司對他的下屬（這是權力中的關係）濫用了權力，也是信仰群體中的弟兄對姊妹，利用了關係中的信任以滿足其私欲。更叫人氣憤的是，這些人不單強暴了他們的姊妹，更強姦了上主的話語！他/他們利用聖經來合理化自己的暴行，令受害者的傷害和迫害變得禍不單行！

教會常常高舉聖經的權威，可是由誰去演繹聖經的權威？是教會的權威人士，包括教牧同工、執事長老、甚至是有財有勢的會友。教會非常講權威、講順服，其實是強暴的溫床。當有會眾對教會的舉措有任何批判和質疑，總有權威人士拿著聖經責備批評者不夠順服、不夠信心；又以其權威身分來闡述他對聖經的理解，但這當中可以是完全扭曲了經文的意思。這種順服權威的文化，對相關的人，無論是提出批評的，是來求助的，都沒有任何幫助，當中也沒有尊重，反之是對他們進一步進行剝削。

性暴力與性禁忌

教會的性別文化又是如何的呢？教會對性暴力的認識並不全面，對看似較「輕微」的冒犯，例如毛手毛腳、言語間的侵犯，都平淡化之來了事，沒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這種處事方法跟社會和教會的性別平等意識以及男性是權力核心的關係密切。費許妮莎（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從語言哲學大師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理論，即「語言限制了我們的世界」而推進，指出女性一直活在語言暴力（linguistic violence）之下。⁹³ 女性處於性別不平等的處境中承受隨時面對暴力的風險，受了傷害卻不容易表達，也不易被理解和明白；問題出於男性是權力的核心，男性的用語是通用語言。女性因為從小的家庭教導是順服聽話不說話，讓男性做領導，做發言人，造成女性的世界限制了她們的語言，女性的語言也同樣限制了她們的世界。當女性受到強暴，受了傷害，那種女性獨有的傷痛和羞辱，卻無法用男性聽得懂的語言表達出來，表達了卻又不容易被理解！

教會對性的禁忌甚至禁制，使性暴力沒有得到正視。強暴事件發生了，教會不是質



詢肇事者對性使用暴力，而是用道德與否來下判斷，正如王秀容的分析，視線往往轉移了「為何要上男朋友的家」、「婚前性行為」、「犯姦淫」等道德向導來處理。這樣是模糊了性暴力才是問題的核心，令受害人在得到公正公義之前，要先面對「罪」的審判。

我們反對性暴力，不代表我們反對性；女性對其身體的自主，女性的情欲都是須要被確認，須要有空間、自由和受尊重，以表達喜歡或不喜歡。當女性說「不」，請相信她是說真話，不要自以為是以為她是欲拒還迎。我們必須保護女性在免受恐懼和威嚇的環境下申明自己的意願和需要，不會被指責、制止和誤解。

同行與幫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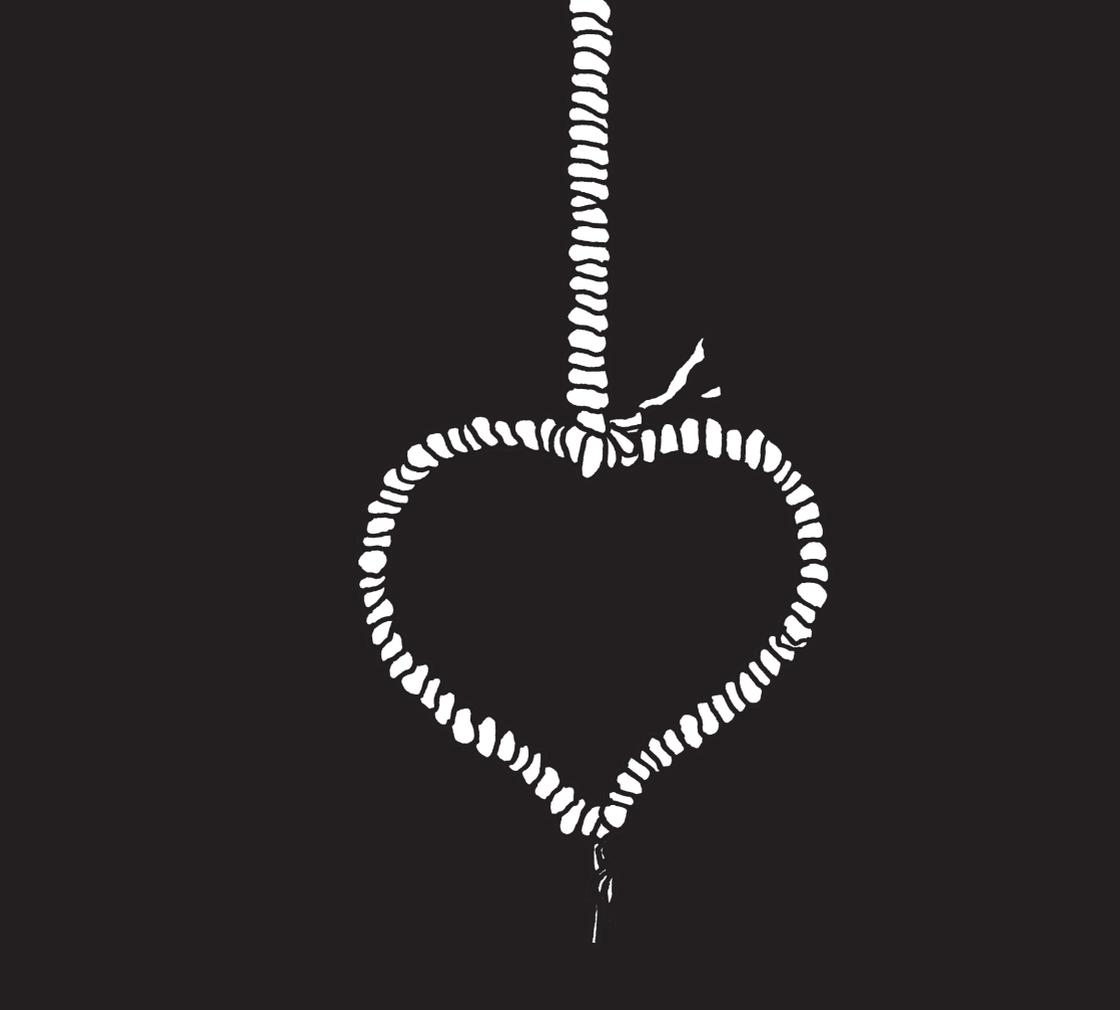
當我們一群姊妹批判父權也好，男性主導也好，我們不是要攻擊男性，也不是要區分男與女，製造對立面；相反我們更希望男性可以與我們同行。白色絲帶運動（White Ribbon Campaign）是一個國際級運動，是一群具性別平等意識，明白和體諒婦女在社會中處於弱勢的男性，願意走在一起，站出來對女性的暴力說「不」，為要建構一個尊重女性、性別平等、擁抱非暴力的社會。我們正需要這樣的同行者。

當我們相信身體是聖靈的殿，當我們看見有人使用性暴力，上主不也是在被強暴嗎？！

沉默是強暴的幫兇，我們的沉默和質疑是往受害人傷口撒鹽巴，我們雖然不至於是主謀，卻仍然是幫兇。

編按：經作者同意，內文由編者稍作增刪

1. 本文是王美鳳牧師的講座分享内容，經王牧師同意筆錄及整理成文章刊登。有關的座談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舉辦的「教會姑息強暴行為？」座談會，於2012年6月13日假座佑寧堂舉行。王牧師分享的題目原為「教會文化與反性暴力機制」，由編者另起題目及整理內容。可參考：<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op=showbyid&id=15620>
2. 完整版本請登入：<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op=showbyid&id=15620>
3. 胡露茜等編：《神學起動：女性主義神學家素描》（香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2011），頁53。



貧者愈能、富者愈顧—— 靈性在與貧窮人同行

林國璋牧師
基督教普樂堂

整本聖經都在教導我們怎樣與貧窮共存。希伯來人心目中偉大人物的形象就是：滿有惻隱之心，努力以上主仁慈的心去待人。



政治與靈性

「多有財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財利，行事公義。」（箴言十六章8節）

「貧者愈能、富者愈顧。」意思就是不要看輕貧窮人，他們生命的動力絕不遜色於那些有錢人。至於那些有錢人，你要他們將所有的與人分享，他們會顧左右而言他，最後，只得憂憂愁愁的離開，連耶穌也慨嘆說：

「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路加福音十八章24-25節）

與貧窮共存共處

貧窮，從來都不是開會可以解決的問題。開會，只能解決那些與會者的「貧窮」問題。貧窮，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問題。香港，可算是個富裕的城市，但貧窮的問題，却日趨嚴重。上主藉著貧窮，究竟要我們學習甚麼？

貧窮，既然不能將之消滅，就得與之共存。

整本聖經都在教導我們怎樣與貧窮共存。先知阿摩司的基本信念就是：那裡有公義與憐憫的地方，那裡就有上帝的真傳和宗教。作上主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對宗教的虔誠，就有這樣的註腳：

「在上主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書一章27節）

希伯來人心目中偉大人物的形象就是：滿有惻隱之心，努力以上主仁慈的心去待人。具體表現在：1) 不欺壓寄居的；2) 不苦待孤兒寡婦。

而這些品格都是來於一種力量：設身處地，為人着想。



「寄居的和孤兒寡婦」是無倚無靠貧窮群體的象徵，環顧身邊，有這樣的群體嗎？若沒有，只是你的心靈蔽塞了，眼睛也瞎了。照顧這些群體，不單是金錢的問題，而是心血與心力的問題。

「守護兄弟行動」事記

今年初，2月15日星期二，一個嚴寒的清晨，政府聯合六大部門，在深水埗以「清除廢物」為名，試圖以一條水喉去解決該區日益嚴重的露宿者問題，沒收他們僅有的家當，連他們穿的拖鞋也不放過，若有人膽敢取回，就反告他們盜竊。事件發生後，引起公憤。

「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因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是他蓋身的衣服，若是沒有，他拿甚麼睡覺呢？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惠的。」（出埃及記廿二章26-27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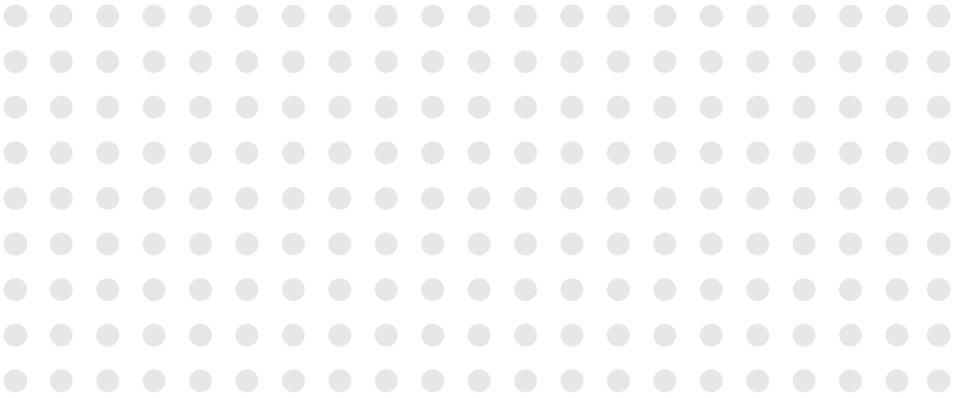
「貧窮人，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言廿二章22節）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十四章31節）

2月22日星期三，大齋期首日，善樂堂發起「守護兄弟行動」，到深水埗關心並探望露宿者。學習先知以賽亞，站到權勢的對立面，去為露宿者說話。

3月22日星期四，我隨一眾露宿者跟政府各部門交涉，我在會上要求政府向受害之露宿者道歉及賠償。與此同時，善樂堂會友黃毓民議員則在立法會內譴責有關部門對露宿者的不義。

5月24日星期四，一眾露宿者告上法庭，希望公義可以伸張。翌日，事件破天荒地在全港所有報章被報導。法官勒令有關部門應妥善與露宿者談判和解之途，惜有關



部門一拖再拖，至8月20日仍未解決。

賺了的靈性智慧

在持續至今的「守護兄弟行動」中，我們學到了不少功課：

1. 服事露宿者，不是要表現自己，乃是要學習尊重別人。

當我們服事露宿者時，很多時都會想到拿自己無用的東西與他們分享，却沒有從他們的角度去考慮他們的需要。曾有人托我將一箱箱的罐裝奶粉送給露宿者，我婉拒了，因為他們沒有熱水。又有人對我說，他爭取到名咖啡店的廚餘，請我每天去拿取和分發，我又婉拒了，誰想天天吃一樣的廚餘？何況，我那有這樣的勞動力，天天去拿取和分發。有大學生想設計一些用品給露宿者，他們問我露宿者有甚麼需要，我告訴他們，只要多來探望，跟他們一起生活，就會有設計的靈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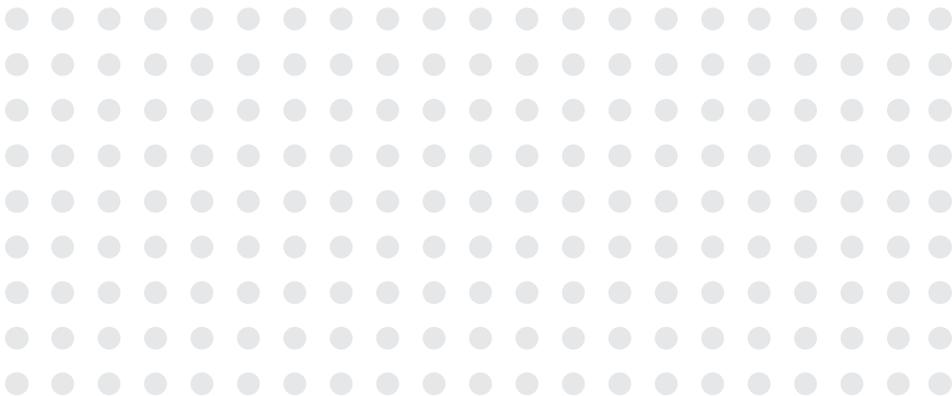
2. 幫助別人，不要等有餘才去做，是你隨時可以做的。

「調濟貧窮的，不致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箴言廿八章27節）

在一次分享服事露宿者事奉的聚會中，有青年人問我：「我是不是應該努力工作，多賺點錢，早些退休，以加入義工的服事行列？」又有中年人問我：「你去了露宿，家裡豈不是少了一個人？」這些問題叫我哭笑不得，我們在教會究竟受了甚麼教導？以致我們都只是顧著自己的事情，而忘記了周遭受苦者的需要。

耶穌的叮嚀在我心中呼喚：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六章3節）



3. 施恩莫望報！不要期望你幫過的人可以富起來報答你。

「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箴言十六章19節）

露宿者當中，大多是老弱孤寡的，他們能多活一天就一天，對明天沒有多少盼望，但他們對來訪者非常友善，也十分珍惜，他們縱然心存感激，但也無從表達。一次，材叔見我用的袋子破爛了，送我一個羊皮袋，我不單每天背着，也叫我心中充滿感動。

4. 服事貧窮人是對我們耐心和耐力最大的考驗。不要想著你幫過的人，明天就不用你去幫。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路加福音二章10節）

愛是恆久追求公義

在露宿者中，有一群是來自越南的朋友。自2000年政府關閉難民營後，那些因各種原因而未能移居外國者，就只得被迫滯留香江，露宿橋底。曾有人懇切的對我說：「牧師，我們真的很不想落在橋底與監獄這循環之中，我們可以怎樣做呢？」他們因着有案底、無住址，受盡歧視，他們需要關心、需要愛。我到監獄探望他們，幫他們買些日用品。最近阿文（代名）上庭，我是公眾席上唯一的聽審者，驚訝地知道阿文二十多年來已累積三十次案底，法官也認出他，但今次却是第一次有牧師幫他求情。法官將本來三十九個月的刑期減至二十個月，法官特別叮囑阿文：「重要的，不是牧師的求情，而是你真心的悔改！」阿文還年輕，要走的路還長，需要很多的支持和鼓勵。

在最近的「香港書展」中，我特別到越南的書攤去，買走了九成的圖書，又托人從越南帶來越文聖經五本，希望為他們苦悶的橋底生活，帶來半點精神的慰藉。

去年，政府每人派六千元，却沒有他們的份。選舉的事情，由於他們沒有住址，



無從登記，他們也從來不是候選人游說的對象，相反，却成為候選人撈取選票的棋子，上述的「215清場行動」，據說就是議員投訴的結果。我幫他們申訴的口號是：



「還我六千元、還我選舉權。」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首詩歌：「貧窮常在主同行」

窮乏缺欠，竟有力量施予貧寒。

流浪曠野，卻把水甘心送贈。

肢體欠缺，熱切分享勵勉向上。

存著信愛，父神伴路共挽手，

歡欣高歌繼續上路，跟主往。

希望大家都能在貧窮中，享受到上主的富足。

思

政治與靈性



聖靈工作與社區營造

| 張大衛

基督路小教會堂主任

基督路小教會與眾樂教會於2012年5月26日在灣仔和昌大押門前舉行公共崇拜，有見政府以公帑翻新及保育古迹，但古迹活化後卻成為營商圖利的私人地方，它被抽離了社區和公眾，使公眾無權繼續參與在古迹的歷史塑造與空間之內，此舉是將經濟價值對立於社會價值，因此和昌大押的街頭崇拜，是要喚醒市民關注活化保育問題，重建以人為本的社區價值。

「今日香港的經濟價值就是不斷地踐踏環境、踐踏文化、踐踏社區關係。聖靈卻開啟我們的視野：社區是一個有故事、歷史、人情、夢想和有承擔的地方。」

狹隘的保育思維

我們親身來到和昌大押，眼前所見的不單是大騎樓建築，還有人來人往的社區活動，這種社區面貌說明文化保育不再是單一的保留一磚一瓦，更在於社區價值、社區關係。拆卸舊屋舊樓以進行舊區重建，也不是唯獨香港才要面對的處境，綜觀鄰近地區，十多年前台灣已開始探究「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的概念，即日本的「町造」（machi de tsukura reta），是一種由下而上，強調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的模式。日本宮崎清教授主張，社區營造可以分為五大面向，包括「人」「文」「地」「產」「景」。

「人」指的是社區居民的生活需求、人際關係、人是否生活得愉快。

「文」指的是文化、風俗、文藝活動。

「地」指的是地理環境的保育、社區特色的發揚和延續。

「產」指的就是經濟活動。

「景」指的是社區公共空間之營造、生活環境的永續經營。

請留意上述五項，「產」只是其中之一，即是說經濟活動只是其中一個向度，並且連結其他向度整合來構思。還看香港政府的政策，有的是「剷、剷、剷！」和昌大押鄰近的利東街，人稱「喜帖街」，如今已給剷得一乾二淨。香港仍停留在用公帑翻新變私人物業，活化古蹟即是開餐廳、開酒店的水平，狹隘地將經濟價值對立於社區價值。





還要加上靈性

不過對於基督徒來說，除了上述五項「人」「文」「地」「產」「景」，可還有「靈」，就是聖靈、靈性、靈魂的「靈」。剛才選讀了詩篇一百零四篇：「那裡有海，又大又廣；其中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你發出你的靈，牠們便受造」。聖靈論是信仰中的重要部分，有關的神學論述極豐富，例如聖靈基督論、萬有在神論等。萬有在神論要說明的是：上帝藉聖靈臨在每一個受造物中，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如經上所記「主的靈充滿全地」。通過聖靈，上帝也參與體驗受造物的受苦經歷，從而經歷世界的歷史進程，引領萬物奔往天國的未來。上帝既超越於世界之上，又內在於世界之中，強調上帝與被造萬物間的超越與內在的連結關係。換言之，聖靈、人及世界，一切是相連結。

如果要從生活中列舉例子，或可援引電影與神學的討論為例，其中談及在電影中可與神相遇（Divine encounter），所包括的電影，不要以為是「福音電影」，而是一般可在電影院觀賞的影片，包括《星球大戰》等等，強調從電影中可以得著亮光。你或許有疑問，導演編劇都不是基督徒的電影，何來與神相遇？要知道這就是聖靈工作，生命的靈臨在於萬物。

有關文化保育的影片，一般來說不太普及，我試舉大家有機會接觸的一部，這影片此刻正在內地公映，引發網上熱烈討論，這是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這是一齣有靈性向度的電影，內容描述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遭受日本高壓殖民統治，最終賽德克族首領莫那魯道率領族人起來反抗，發動1930年「霧社事件」的經過。他們明明知道這是以卵擊石，可招致滅族，仍然決意而行，因為他們看生命是永恆的，人是有靈魂的，將來還要在彩虹橋與祖靈相聚。

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

作為獵頭族人的裝束是怎樣的？飾演年青莫那魯道的演員直言第一場戲就要穿着丁字褲通處跑，覺得好害羞！還有導演魏德聖想找原住民當演員，於是找來台灣長老教會的傳道人協助當嚮導，這牧師熟悉部落村民，本身也是泰雅族原住民，最後導



演終於找到當主角的最佳人選，原來沒有比牧師更適合的！如今電影海報師所見的中年莫那魯道就是這位從沒演戲經驗的素人牧師（素人，日文漢字，原意是非專業人士）。電影中讓我難忘的一幕，是一位受過日本多年教育的年輕族人，身穿日本警察制服，來到瀑布下找族長莫那魯道傾談。他意識到族長有出草（造反）之意，於是誠心提問：「難道不能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嗎？日本人有郵局、學校、商店，這就是文明。」莫那魯道回答說他看見的卻是婦女被逼當陪酒女、被強暴，男人被奴役，經自己雙手將列祖共生的樹木一棵一棵的砍伐下來，森林再守不住了，「你看到是文明，我看到的是貧窮。」

內地有關這電影的網上討論，其中焦點亦環繞甚麼是文明：

「我們現今的社會其實真的很需要《賽德克》這樣的電影，來提醒我們甚麼才是生命最原始的追求。」

「先人或許野蠻，我們可能文明，先人或許愚昧，我們可能智慧，但那又如何？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征服了我們？」

這文明對照於今日香港的經濟價值依然應景，就是不斷地踐踏環境、踐踏文化、踐踏社區關係。聖靈卻開啟我們的視野，社區是一個有故事、歷史、人情、夢想和有承擔的地方。聖靈賦予人超越向上的動力，參與自己的將來，渴求更好的世界。莫特曼描述教會論的時候，可包括「彌賽亞式教會論」和「關係式教會論」。「彌賽亞式教會論」是聖靈充滿所有基督徒參與事奉，藉着基督與聖靈朝向終末目標的使命；「關係的教會論」就是指聖靈臨在於基督徒，也臨在於世界，基督徒和世界是連結的，是一種同行關係，參與彌賽亞歷史。

最後如果問，社區的靈魂在那裡？以一句不斷被網民引述的電影對白作回應：「賽德克巴萊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

編按：經講者同意，本文整理自當天的講章。

思

政治與靈性



思

靈性在於說、聽與重說故事

龔立人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故事就像藝術作品一樣，帶出靈光（aura）。靈光是一種內在的，在經驗貧乏面前的一種經驗結構。班雅明說，「要看見事物的靈光，就是當我們看著它時，也有能力看著自己。」

生命是事件

生命就是故事，因生命以事件（event）展示其內容。因生命是故事，任何一個人也是說故事者。因人是一個說故事者，所以也是一個聽故事者；在說故事與聽故事的同時，說故事者和聽故事者也重說所聽和所說的故事。故事就在說、聽與重說的互動中建立人與人的交流。我們不自覺地投入彼此的故事，培養出豐子愷先生所說的「感情移入」，經驗到人與人的連結。後現代社會理應是一個更歡迎個人故事的時代，但與此同時，它也可以是一種極端的去傳統過程（detraditionalization）。結果不單是傳統下來的故事所承載的智慧、生命共感和經驗價值等等一一被去除，人更進入一種功利主義式的自我和表達式的自我（expressive self），強調個人喜好與感受。¹ 在這背景下，靈性就關乎將說故事、聽故事與重說故事再現，而這是一個由個人、他者與傳統一起參與的故事。

說故事的耶穌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留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歡歡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他回到家裡，請朋友和鄰舍來，對他們說：『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失去的羊已經找到了！』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還大呢！」（路加福音十五章4-7節）

這是一個眾人都很熟識的聖經故事，但我們對這故事的解釋主要受最後一句話來決定，以致這故事本可以產生出來的類比想像力受限制了。若願意放下對這故事所謂的正确解釋，這故事裡的故事就復活了。第一，為何這隻羊走失？走失是他的責任還是其他羊的責任（例如，對他排斥）？第二，當他被尋回時，九十九隻羊是否也如牧人一樣歡喜？但他是否願意回到九十九隻羊中間？第三，誰是這牧人？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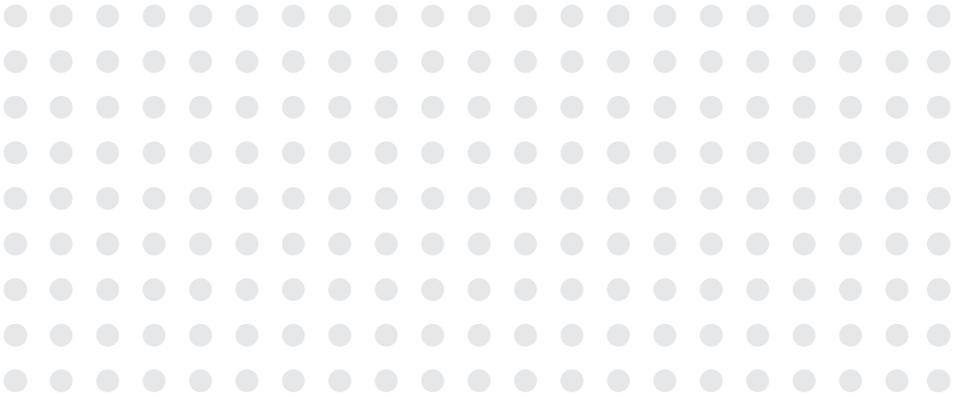


一個領導還是一個服務員？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從一個處境出發。讓我大膽地說，這迷失的羊不是甚麼罪人，而是我們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親人。他們外出後，就不知道自己到了甚麼地方，而最終迷失了。牧人不是上主，而是他的親人，到處尋找他。若真的成功找到了，他們的喜悅何其大。我相信這是很多病患者親人的經歷。至於那99隻羊又如何？他們是沒有迷路的老年痴呆病患者還是沒有病患的一群？故事沒有說清楚，所以，我們可以有不同想像。我會認為那99隻羊就是老年痴呆病患者所屬的社群。這社群不是醫院或護老院，而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它是飲早茶相聚的地方，也是晨運客常到的公園。那麼，重點不是找回那迷失的羊，送回到醫院或護老院去，而是帶他回到我們的社會，因為他從來就是社會一分子。因此，除了被找回外，我們的社會對老年痴呆病患者的態度和接納程度也很重要。縱使我們可能不是老年痴呆病患者的家人，但我們是他們所屬的社群，有分參與尋找和歡迎他。

說耶穌的故事

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蘆葦桿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把他放下來。」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上帝的兒子！」（馬可福音十五章33-39節）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決定是一個不正義的決定。不但因為彼拉多承認耶穌不是革命分子，沒有犯被指控的罪，更因為耶穌的「罪」是來自祂揭露當時法利賽人的不正義。耶穌被釘十字架一事不只是他個人的命運，更代表祂所維護的邊緣群體（罪人、妓女和稅吏）將會進一步被邊緣和否定，因為誰要挑戰當時的宗教權力，將會跟耶穌的命運一樣。因此，十字架的刑罰是一種政治的恐嚇。當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大聲喊叫而就斷了氣時，聖殿的幔子從上而下裂為兩半（馬可福音十五章37-38節）。我認為幔子裂開就是聖父對聖子受苦的回應。當耶穌開始傳道時，聖



父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馬可福音一章11節）又當耶穌在傳道生涯中的轉捩點時，聖父向他保證說：「這是我的愛子。」（馬可福音九章7節）但在十字架上，聖父好像選擇了沉默，以致耶穌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聖父似乎離開了或是被釘十字架嚇壞了，但我認為聖父沒有離開，也沒有沉默，他以象徵行動表達他的感受，即遍地都黑暗和幔子裂開了。（馬可福音十五章33節）聖父沒有在耶穌受苦時不在場，反而他進場了。

幔子象徵上主的衣服，而幔子裂開就是上主撕裂祂的衣服。按猶太人傳統，撕裂衣服代表悲哀和傷痛，忿怒和無奈。例如，當雅各知道其兒子約瑟死了的消息時，他便撕裂衣服。（創世記三十七章34節）又當大衛知道掃羅被殺後，他也撕裂衣服，表達他的傷心。（撒母耳記下一章11節）面對自己的兒子受到不正義的對待時，上主心痛了。看見十字架的殘酷時，上主忿怒了。祂以撕裂幔子表達祂內心最深切的悲痛。幔子裂開不是耶穌死亡所致，而是聖父因耶穌死亡導致的行動。

幔子的裂開代表上主不單聽見耶穌的呼聲，更含意上主要親自到場看耶穌所受的苦難。聖父走出至聖所去看耶穌，也走出聖殿到各各他看耶穌。苦難打破上主與人的分隔，因為上主不會遠離人的苦難。在羅馬兵丁和法利賽人等眼中，耶穌只是弱者，他的喊叫不會改變現實的環境，但聖父真的聽見耶穌的呼喊，以致祂主動撕裂幔子，親自到場，去拯救和安慰他。以色列人很清楚，上主聽見以色列人的哀求，就要拯救。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出埃及記三章7-8節）從往後的發展，我們知道聖靈使耶穌從死裡復活。強權和不正義沒有掩埋正義，因為撕裂幔子的聖父因人所受的苦難動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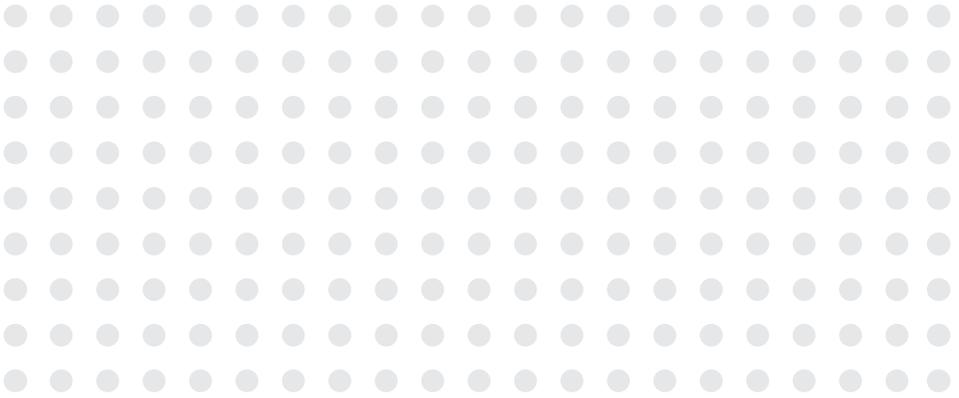
聖父沒有在耶穌的受害中不在場，祂為他撕裂衣服、親自去看、拯救他、為他討回公道。



故事是經驗價值的傳遞

以上兩個故事帶出故事不只是一種文學體裁或一種表達方式，它更牽涉自我塑造與政治倫理的關係。首先，故事是人對自身的理解，不只是因為人用故事來描述他自身，更因為人對世界的認識是倚賴他所聽、所屬的故事，並重說他所聽和所屬的故事。社會生活本身就是一系列相關與不相關的故事所編織，甚至故事是社會生活的本體條件。²

基本上，故事是一個口傳經驗，而以文字說故事已隔了一層了，因為文字總沒有辦法捕捉說者與聽者那刻的互動。說故事是一種人類相互交換經驗的過程。一方面，說故事者也是聽故事者；另一方面，聆聽者不只是被動聆聽這故事，他的回應和重說為故事提供新的內容。故事是由說故事者和聽故事者共同創造。第二，說故事者往往是一個務實者。透過故事，說故事者公開地或秘密地帶出一些勸告，而非純為娛樂。這些故事扎根於日常生活中，是一種經驗價值，並成為生活的智慧。故事所關心的不是故事中的人之命運，而是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班雅明進一步說，「故事敘事者是一位良好的顧問，但和諺語不同，他不是只為某些情況提供建議，而是和智者一樣，能為所有情況提供忠告，因為他有能力以整個生命作參考。（而且這個生命不只包含他自己的經驗，其中也有許多其他人的經驗。）」³ 對於班雅明的評論，我相信沒有太多說故事者會自認是智者，但他提醒我們，說故事者不是「講古佬」或「吹水大王」，而是整理經驗的能者。第三，藉著故事，聽故事的人找回人性的正常感情和事實的衡量尺度，因為他投入了故事。孩童相對地更容易投入故事、與故事產生共鳴。他們的生命共感就從中被培養了。雖然故事提供某些衡量尺度，但故事的特色不是一套原則和解釋，重點也不在於細節的描述，它保留聆聽者自由詮釋的空間。班雅明說，「故事保存著濃縮的力量，而且即使是在誕生多時之後，仍保藏燦爛開放的能力。」⁴ 故事就像藝術作品一樣，帶出靈光（aura）。靈光是一種內在的，在經驗貧乏面前的一種經驗結構。班雅明說，「要看見事物的靈光，就是當我們看著它時，也有能力看著自己。」⁵ 例如，當我們看著一幅畫而著迷時，而同時感覺我們也被這畫看著時，這就是靈光的體驗。這靈光經驗也在說與聽故事的過程中產生。第四，回憶對故事很重要，因為故事不只對聆聽者產生與



趣，更因為聆聽者有責任重說這故事。重說就是製造一條傳統傳遞之鏈，但這傳遞之鏈不單追塑回憶，更引導新的討論。所以，故事不是只為交換意見，更是一個邁向明白的過程。

靈性與故事

聆聽別人的故事時，我們總被呼喚走進另一思維邏輯，而只有走出自身的限制，我們才被他的生命所觸摸。不論你是說故事者還是聽故事者，說者和聽者才是故事的主角，而不是故事本身。近年流行於坊間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一種嘗試回復人的主體性，即強調人是有血有肉、不是抽象的觀眾。此外，口述歷史不單挑戰宏大敘事的霸權，更展示歷史的複雜性。

只有再現故事，我們才能培養生命共感，抵制呈直線狀、吞沒一切生命與意義的工具理性和時間。在故事中，人被喚醒對價值的追求，形成社群，作出行動，改變社會。那麼，故事不單是一種閒時的閱讀，更是生命的閱讀。

1. A. M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Duckworth, 1985), pp.11-12.
2. M. Somers,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in *Theory and Society*, 23 (5): 605-649 (644).
3. 班雅明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頁48。
4. 同上，頁27。
5. W.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laudelaire',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39), p.148.

話淒涼、數主恩——雲南 第一個女同組織「同話舍」

| 瀟恆

「同話舍」創辦人

6月的時候，乘著「激揚2012——第四屆亞洲『開放共融』教會與生命會議」(6.22-24)，香港基督徒學會也組織了一次讓港、台、中的參加者分享交流各自籌辦同志服務組織的經驗和感受。瀟恆來自昆明，她百感交集，回去後給我們寫了這封信。

親愛的香港弟兄姊妹：

你們好！

今年6月，在香港基督徒學會弟兄姊妹的幫助下，我有幸在香港參加了亞洲同志基督徒的盛會，並和大陸、台灣、香港三地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不同地區同志基督徒的狀況。整個期間我總是思潮澎湃，香港的氛圍讓我自由輕鬆地享受到信仰帶來的真正喜悅，在聚會中內心獲得的釋放。只是喜悅之後想到回到大陸要面對的氛圍，心裡有一種難言的焦慮。作為女同志、基督徒，又該怎樣面對回去後的工作和生活？

「同話舍」面對同志和信徒的夾攻

讓我分享一下我在自我認同，和創辦雲南第一個女同組織——「同話舍」的歷程：一開始，在身分認同的過程中，總以為世界上只有我一個「怪物」，能找到的書籍，字裡行間「同性戀」充滿的是「變態」的心理診斷。那個時候我總愛問自己「我錯在哪裡？」——我只是喜歡上一個女子，想要照顧她，和她生活在一起。我努力地想要證明我和所有人一樣，想要證明自己正常沒有「病」。我一直找尋這樣一個人、一個說法、一個組織、一點點希望，冀能得到外界的認可。可是母親那椎心刺骨的哭嚎總在我耳邊響起：「寧願不要你這個女兒，也不允許家裡出現這樣的人（同性戀）！」「想要出櫃」成了我壓抑在內心的吶喊，一次又一次在夜裡哭喊著醒來。十二年裡和父母的出櫃抗爭之中，我經驗了被趕出家門、被斷絕經濟支援、然後我回家向母親否認是女同志、向母親認錯、外出打工、參加預防愛滋病志願者工作、不停地尋找同志知識、和父母溝通、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尋找女同組織，還有參加北京的女同志藝術節，但因為便衣員警闖入而失敗等等。天大的喜訊是現

在父母接受了我，還支持我做女同志公益事業。這些經歷一直促使我在本地成立一個屬於女同志的組織，我在出櫃認同中深切地體會女同志這一路走過來的辛酸，我確信：只要伸出手，拉一把、扶一下、聽一聽，一個女同志的生活就有了改變和希望。

從此女同組織工作成了我的事業，而這一路也同樣面臨各種壓力、艱難。「同話舍」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資源，我們和政府的健康機構合作，找到8個女同志願者，開始使用健康教育所的一條男同電話熱線，每週開展一個晚上的電話諮詢工作。男同志願者因為有愛滋病專案經費的支持，已經提前在一年多就開展了專案工作。我們這些草根組織沒有合法地位和獨立運作的機制，也沒有任何組織管理經驗，女同志願者來了又去了。其中一個剛進入熱線不久的女同志願者依仗政府機構的「權威」對志願者組織進行打壓，熱線電話的男女同志願者們紛紛離開，而這個女志願者正式受聘為愛滋病項目的受薪員工，把僅有的女同熱線占為己用。熱線不得不從固定電話網路轉為移動通訊繼續為本地的女同志服務，結果迫使女同獨立的草根組織在這個時候開始獨立運作。因為大陸現有的體制和對草根組織的不支援，組織的建立遭到本地女同社群的反對，各種猜疑和挑釁聲音不斷：「為什麼要向公眾談女同的問題？這樣大家不是都暴露在公眾面前？走在大街上隨時都可能被別人發現是同志！」「這個組織是不是政府派下來統一管我們的？」「做這樣的組織是不是想方便自己找女朋友？」等等。網路上開始出現「大字報」對我進行人身攻擊，之後我又經歷和當地媒體合作失敗，這些事件對於組織創辦者的我受到很大打擊，作為個人和女同草根組織都無法通過法律途徑來保護其合法的權益，使我很多時候都有過放棄的念頭。然而正是身邊一些「直同志」的理解和支持給予我很多鼓勵，他/她們創造一些機會讓我參加學習草根組織建設的課程，又幫忙組建理事會，翻譯及撰寫項目書等等。「同話舍」終於在2007年獲得荷蘭MAMACASH基金會一次性活動經費的支援，組織也在困境中慢慢地完善起來。在本地社群中開展的活動工作也漸漸得到本地女同志的認同，組織的穩定、志願者的參與和對組織理念的認可，都讓我重新獲得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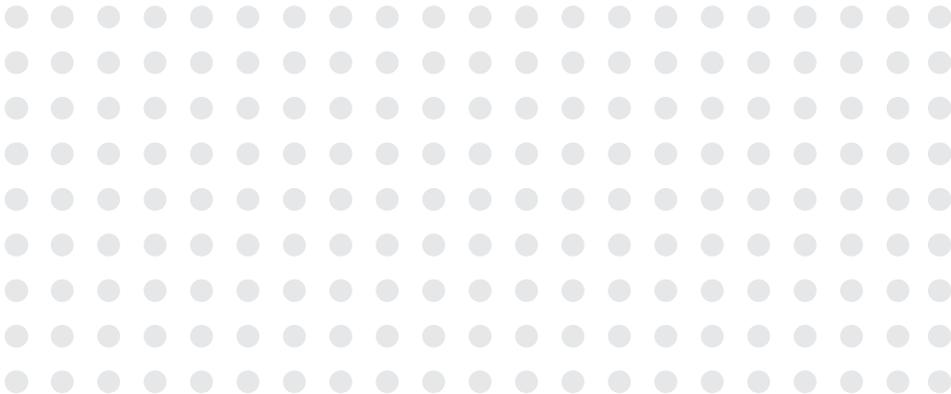
就這樣，組織從一條雲南女同電話熱線開始，到雲南女同志願者工作，到現在的

「同話舍」，九年期間所經歷的事件，幫助我成長，帶給我很多驚喜和感動。

感謝上帝：我的信仰和身分沒有衝突

在我日記的記錄中，我找到自己對信仰追尋的痕跡。這些年在困苦無路可尋的時候，總在內心呼求上帝的拯救，也總有感恩的心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寵兒。我喜歡去教堂聽詩歌，讀聖經故事，而每一次面對十字架，我總會淚流滿面。那時我對信仰的理解是：人不可以自以為是，總有一些【】是需要敬畏的，那就是頭頂之上的上帝。那時候我想我就是一個基督徒的身分在經歷女同身分的一切磨難。直到兩年前受洗的那天，家庭教會裡一個台灣的姊妹詢問我的職業的時候，我坦誠相告在做女同志的草根組織，等待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一刻，這個姊妹很緊張地要求我去到家庭教會的帶領者面前，要求帶領者和牧師取消我的洗禮。這個姊妹在教會查經班向弟兄姊妹大談聖經反對同性戀的話題，不承認我受洗的合法性。而知道我是女同志的姊妹也不停地在私底下善意提醒我不要在教會裡出櫃。

在不同場合，每當弟兄姊妹知道我的女同身分，總是很嚴肅地告訴我「聖經反對同性戀」，並要求我在信仰和女同身分中做出選擇。我總是平靜地告訴他們，我的信仰和身分沒有衝突，無需選擇，接著弟兄姊妹便會義正辭嚴的「教導」我。我沒有困惑，只感到很難過。這時我卻開始認真去瞭解聖經和宗教，也正是受洗之後的這些經歷，以及身邊的女同志社群對基督徒的反感，還有大家總在糾結「聖經是反對同性戀的」，這些問題讓我重新反思同志與信仰的關係。之前我很少和其他同志基督徒一起討論關於信仰和身分的問題，今年8月，我們邀請到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總幹事范立軒先生到訪我們的女同組織，給我們分享了關於宗教的歷史，和到會的女同志以及同志基督徒一起交流同志身分與信仰的問題。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大陸的女同志基督徒對信仰的糾結，大家對待信仰其實沒有太多屬靈生命的感受和反思，信基督只是因為父母或者身邊某個人（基督徒）對自己有影響，才「表面」甚至帶著「崇拜」的心理相信耶穌基督。有個女同志基督徒和我聊天時說：「因為梁詠琪是基督徒，我喜歡她，所以才信基督的。」（編按：梁詠琪是香港明星）我想這和大陸人很少有批判反思的精神有關，大家已經習慣了「填鴨式」教育，神職人員意



識形態上的「洗腦」，讓這裡的基督徒簡單地遵循教條。大家固有的方式就是刻板地相信聖經裡的字句，並把教條的東西強加給弟兄姊妹。事情只有對和不對，討論的氛圍低沉緊張；說教，固化已有的想法，沒有理性的思辯和討論，也沒有神學歷史的研究；教徒們對聖經、宗教的歷史全然不知。每當這個時候，我也深切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無法用言語爭辯什麼。此時此刻的情景，屬靈生命的體會，與上帝之間的對話，內心的平靜喜樂，是否真的可以與人分享？

中港台交流開我茅塞

在香港教堂裡聽著牧師的講道和各種神學的思考，帶給我耳目一新的視角，作為基督徒是不是僅僅在世界中享受上帝的恩賜，對於世界不公平現象，基督徒是袖手旁觀還是參與公民運動，進入酷兒神學、公民社會、性別平等等等平權和爭取公義的討論和實踐，我心理點燃了熱情，似乎感受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在中國大陸會有新的空間，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在體制中工作，我相信，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志願組織），女同志的公益組織會是一種新的、發展中的事業。信仰帶給我的是一種真正的自由和平靜，在平靜中禱告萬能的上主給予我力量智慧，大大的使用我，做主喜樂的事情，也請主引領同志基督徒在耶穌的愛裡得到祝福。我想到在亞洲同志基督徒盛會中羅賓遜 主教（Bishop Gene Robinson, M.Div., 美國聖公會新罕布夏州主教）的一段話：「同志基督徒不要忘記自己在信仰中受到的傷害歧視，更不要用聖經的話再去壓迫其他弱勢的群體。」

我有一個禱告，得著一個帶領者，在雲南有一個屬於同志基督徒的團契，請香港的弟兄姊妹代禱！

主內

瀟恆 上

2012年8月17日於昆明

（標題由編者擬）

《傳說我城103》

有時候，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可以是一條比改變法律或其他鉅觀政治建構，又或擁抱文化政治理論更快改變社會的出路。1

— 戴秀慧

《傳說我城103》總編輯

思

介
書
書
評

《傳說我城》那103個故事裡，有些片段為已被遺忘的地方畫了張小圖，寫了個小風物誌，證明在高樓還沒有拔起之前，這些不是甚麼都沒有的空間，而是曾有感情有意識有呼吸存在。

新書《傳說我城103》裡面有一個真實故事，在〈尋找鶴藪白〉【金洙元】裡面的主角陳先生掛念他媽媽燒的青菜的味道，開始了一個尋找的旅程。他愛的青菜是稔甜的鶴藪白，是白菜的一種，也是曾經名滿香江的本地菜。他初時在街市中尋找，先找的是成菜，遍尋不獲後轉為尋找種籽，希望在田裡可以生長出那種獨特的口味來，可惜別人種出來的菜籽都沒能將他的希望滿足，於是陳先生拿了味道最為相近的種籽，開始在自己門前翻土試種，希望有天可以在土裡長出鶴藪白來。故事沒有提及他親自下田的結果，但由於原種已失，即使他躬耕良田，也只是在耕種希望。務農為生的人都知道，一棵好種從不是手到拿來，容易得到的東西，而是農民一代復一代的擇優培育，辛勤加上智慧累積出來的結果。而鶴藪白之能成為鶴藪白，是因為粉嶺鶴藪那兒獨特的地理條件和曾經存在過的水稻田。這名菜，是禾田收割後才下種所長出來的獨特味道。鶴藪被眾山環抱，藪是濕地，想從前是眾鶴南來的地方，水豐，所以也是水稻的家鄉。當稻米賣不到錢，水稻田消失之後，鶴藪白（和白鶴）已開始消失，北來的菜只是加上了最後一腳。

鶴藪白失守了

這故事點出了當香港在為自己的自由和生活品味驕傲的時候，原來連自己疼愛的口味和名菜，及以連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保護不了，失去了選擇，而這些失守都是與土地用途的變改有關。土地用途的光譜收窄，這城在其他方面的多樣性也跟著褪色。鶴藪白和元朗絲苗由於背負盛名所以還能引起一些關注，但有不知幾何的東西在這些年頭早已丟失，更糟的是，我們還不知道丟失了些甚麼。陳先生在追憶媽媽端上的青菜時，並不單在懷念媽媽的好，也是在懷緬當年香港土地裡所包涵的多元性和自主權，農民的、市民的、市場的和生態的。當城市人沒有支持本土農業，讓本土菜和米種跟著農地消失，流逝的也包括裡面藏著那些源遠流長的本土文化和故事。最近東北發展風起雲湧，有人說為甚麼有些新界人聯同香港和九龍的人來到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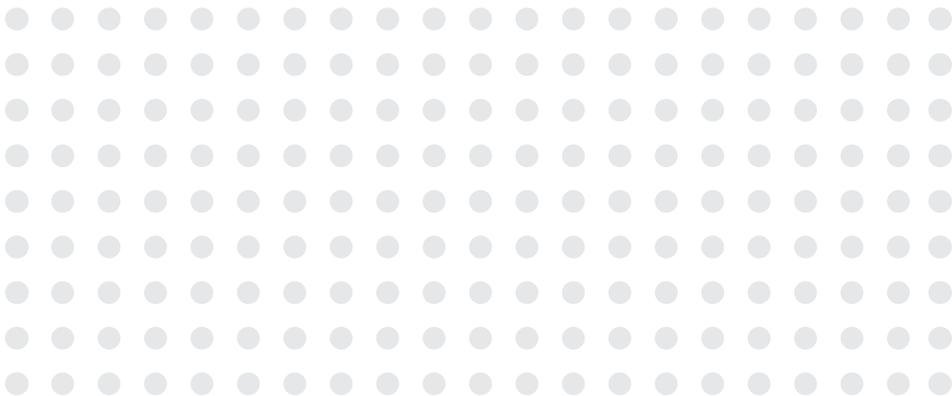
這故事顯明了，從意識形態來看，分割哪有那麼容易，而且我們都是一帶相連，認清楚這個連繫，和這些連繫所造成的影響，其他才好說。

香港總的來說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思維運轉，雖然近年已有抗衡的聲音，但當大多數人每天都在混凝土堆中間打轉，生命靠著各種的規劃輸送維持，自然會對一切實質生產的過程和地方疏離，甚至一無所知。如果有親人還住在農村，情況會好一點。《傳說我城》那103個故事裡，便有好幾位作者描繪了他們小時候回到農村探望親人的歡樂時光。其中「咕……啲啲咕」【簡智聰】，便細細的描述了從前粉嶺田心村哪兒水清哪兒草長，哪兒的高樹掛滿深紅色如小櫻桃的「水槓」，讓他跟舅父學懂如何用石頭嚓嚓的將它們打下來，漂滿了小溪，再撈起來；水槓吃多了，作者便邊看星星與流螢，邊往魚塘裡拉肚子。

這些片段為已被遺忘的地方畫了張小圖，寫了個小風物誌，証明在高樓還沒有拔起之前，這些不是甚麼都沒有的空間，而是曾有感情有意識有呼吸存在。有趣的是，作者很少觸及務農的親屬在田裡幹活的情況，所以多談溫情，少說汗水，透露了城市人的身分和視角。真正農村的的日子，要由真正下田作業的自己來說——只是大多在田間作業的都不懂或不愛筆耕，所以除了成功遊說一人以外，書裡的都是口述或訪談。

〈牛山與牛仔〉【侯國財】裡的那位從外面回到鄉村的牛仔，懷念小時放牛的時光，但亦直接了當的說明當年日子艱難，容不下城市人對農村想像的浪漫。那時候他家靠著大公牛犁田翻開深土種水稻，菜田交由母牛來翻。他說：「父親會定時著兄弟帶牛去交配，把小牛賣給人家以賺錢換取食物……所以農村的孩子早懂事。」鄉間的牲畜，很少能逃過屠刀，耕牛都沒有名字，以免建立感情。後來水稻田沒有了，年青人走了，耕牛全給賣了屠房，只剩下還躺在那兒的牛山。很多年後，年邁的媽媽讓他回到村裡來，他重新認識了這片地方的好，但卻發現有發展商盯上這片肥沃的沖積平原，要在那兒種屋。

由於政府和社會大眾都並不支持農業發展，農產補貼不但沒有，更讓市場或藉故以



政策取締。城市在擴張，全世界都是這樣，只是物極必反，不少地方出現了抵抗，香港只是新加入的「樂園」。

一條小河一條小村繼續失守

書裡有一個故事，可能是最強釘子戶的港版，那故事叫〈消失的村子〉【洪永起】，裡面這樣寫著：「村裡只剩下陳伯一人，孤獨地守著他在村口的那間房子。在經歷過無數次的菜苗無故被毀、大門被鎖、垃圾堆滿院子的事件後，村子變成了建築工地，李伯與六孀那兩間破敗的屋子，陳伯的平房，還有村尾的學校，成為大型屋苑工地裡突兀的標誌。工地的外牆緊貼著陳伯的屋子的牆壁，晚上睡覺時，陳伯常常望著工地徹夜不熄的大燈，久久無法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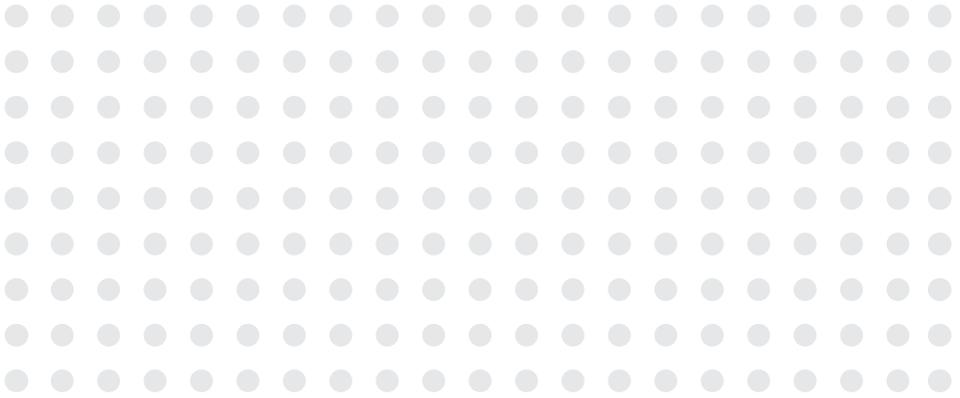
細讀文章，便知消失的何只是地上的一條小村……

原來他是村裡面儀仗隊的台柱樂手，拉得一手好二胡，村裡過時過節或有甚麼喜慶，便沒他不成。種籽由發芽到收成是那麼一件奇妙和複雜的事，不攪個慶典巡遊的怎麼可以表達農民興奮和感恩的心情。興奮的「奮」字，原來就是田裡長出來的大佳，收成著天時地利人和。隨著農村的消失，那些農耕衍生的文化與價值也跟著被埋，然後被忘記。

陳伯那兒，樂隊和慶典沒有了，只有他還在。陳伯能堅持多久，我們不知道。這故事卻淡淡的記述了一些沒能耐堅持下去的老農和那條村的結局——「但井沒有了，女人們四散在不知甚麼地方；祠堂也沒有了，只偶爾聽到甚麼傳聞，說搬到市區的五伯抑鬱過世了，老林痴呆了。」

當人在一處地方活動多了，那地方會成為那人自我、身分和尊嚴的一部份²，多年與土地相依，老農與土地的關係更是緊密，包括對那社區的感情依賴。當知道離去之後甚麼都沒有時，還要活著，便不能讓腳下的土壤遭人拿走。

讀罷這個故事，我便去找作者的聯絡，想知那村的確實所在，想到陳伯村口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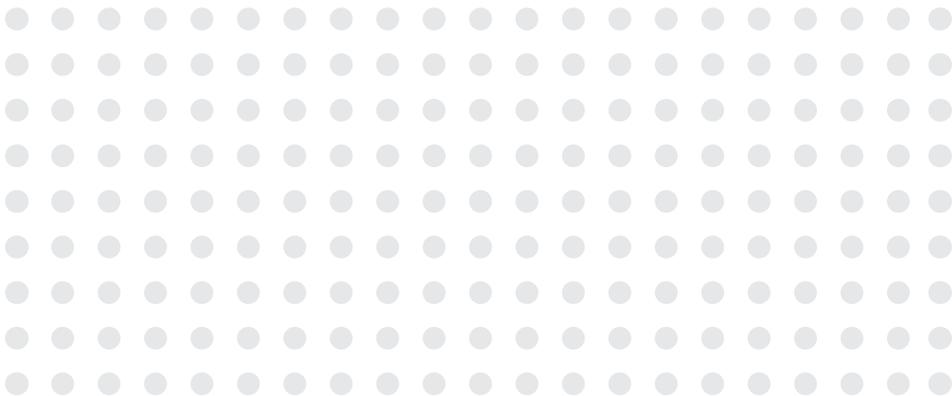
屋，為他加油去；也想探望書裡面提及的少壯農夫，因為他們就是將來。我也在問香港為何沒有像鄰近國家一樣有農產補貼，這不單可讓農夫的生活有選擇有尊嚴，市民也可以決定自己的口味和農產質素，更能擺脫天天荒謬地吃著從乾旱的寧夏飛過來的蔬菜。

聳動和轉化的能力就是故事的強處，因為故事，能拉人走進場景去看裡面的錯綜複雜，讓人的思想和感情同時投入，由內而外的帶出轉變；故事更能將較難觸摸的时光、事端、經驗和感情帶進具體的地方去。³好的故事比任何社會論述文章還強，更能牽動從內而外的變革，特別是將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觀加了進去，及在呼喚理想中的將來的自述故事。⁴

幸好性別不公義也守不住了

當沒話語權的人群自己圍起來說故事的時候，他們的故事大多都是從邊緣出發，即或如此，各人的立場依然會有所不同，將不同的描述重疊起來，便會產生更有層次的立體圖像和知識。這書有關農村的眾故事裡，便有從性別角度申訴農村社會存在的陋習，〈錦田泰康圍的女人〉【鄧英蘭】和描寫元朗大旗嶺的〈一切從雞球大包說起〉【蕭欣浩】便是其中兩則。裡面一些對女性歧視的描寫已是為人所熟悉，但有些細節還是讓人驚訝——原來才數十年前，泰康圍的男孩在跟爸媽一起住大屋時，女的是跟蟑螂在柴房同睡，連新年的紅封包也要大大的厚此薄彼。要懷抱希望不一定是從美好說起，傷痛更能讓世界變得真實和渴望公平。

這本有98個作者的書，是「傳說我城」故事坊的延續，跟故事坊一樣，是一個開放的平台，沒有高的門檻，也沒有硬性的主題，只要回應「我城」便是，所以故事的「取景」百花齊放，與務農有關的只是少數，反映著香港的主要形態。故事有徵集來的，也有若干來自口述和訪談，讓書寫不至構成參與的障礙。故事坊由雄仔叔叔（阮志雄）主持，他也是故事坊的催化劑，以故事鼓勵大家出來講古，不要單當被動的聽眾。那年半累積下來的故事也一同收集書內。從故事坊到故事書，初時都是一點都不容易，慢慢才熱鬧起來——不少人當受眾久了，有不習慣自己主動，也有



不相信自己有能耐。

回憶和懷舊是危險的抗衡力量

自述故事從來都不只是個人經歷，自我風物誌書寫的是個人與周遭的文化政治氛圍相交的剪影，藉著故事說明甚麼樣的倫理對這個社會還是重要。這些故事聚集起來，連起線，這城輪廓下的心願和暗湧便顯明，透露著土壤裡面連接著的縱橫線——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心態和生態的。這書的眾多故事，都在小聲的說：在那些縱橫線上，很多的小生意、小玩意、小食、小地方到小農，甚至是小家庭……都在消失。在權力分配不公的情況下，社會已變得不利記憶和文化承傳。教育、經濟、公共空間，甚至是家庭，都沒有太多空間讓傳說流轉，有集體失憶，文化在走向盡頭之勢。⁵也因為這樣，群眾的回憶和懷舊是危險的抗衡力量。

這書亦有幾篇文章探討這城主掌控著說故事空間的範疇，包括新聞、廣播、文學、劇場、電影和歷史。裡面談及了好些自我反省和制約的力量，和在拓闊由群眾作主場的動能，包括一人一故事劇場、雄仔叔叔和黃婉玲的兒童故事工作坊、莫超如在社區的投入等【〈在香港劇場中說「故事」〉小西】；亦有民間力量試圖以女性口述歷史來彌補過去女性沒有被記載和被低貶的情況【〈香港婦女故事〉黃慧貞】。這本書和同名的故事坊，是上述那些基層故事力量的延續。講古風在港只是剛吹，將來會否變成另一個精英佔據的場口，我們不知道。最少在這還沒有發生之前，我們還是要繼續講古，將更多故事牽引出來……

1. Carolyn Ellis,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4), 26.
2. Milligan, M.J., 'Displacement and Identity Discontinuity: The Role of Nostalgia in Establishing New Identity Categor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26:3 (2003), 381-403.
3. Potteiger, M. & Purington, J., *Landscape Narratives Design 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98).
4. Carolyn Ellis,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4).
5. Jane Jacobs, *Dark Age Ahead* (Vintage Canada, 2005).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五期港幣二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五期港幣四十五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寄香港九龍旺角道號10字樓

（電話查詢：2398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